

快餐文学坊



情节



曾其祥 著

快餐文学

情节

—— 陈 忠 康 著

001206654

快餐文学坊

情 结

情 结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结 / 曾其祥著. —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;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09.10

(快餐文学坊丛书)

ISBN 978-7-5469-0248-7

I. ①情… II. ①曾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84703 号

丛 书 名	快餐文学坊
主 编	于文胜
本册书名	情 结
作 者	曾其祥
责任编辑	郑红梅 刘伟煜 张莉涓
书籍设计	党 红
版式制作	卜建晓
出 版	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地 址	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
邮 编	830000 电话:0991-4690475
发 行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市铁成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4.5
字 数	76 千字
版 次	2009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69-0248-7
定 价	22.50 元

目 录

情 结

第一章	3
第二章	21
第三章	43
第四章	80

一方水土

第一章	91
第二章	95
第三章	114
第四章	121
第五章	135
第六章	140

情

结

「车祸」孔府之昨晚死于车祸！

随着周晓康向平洋激动的宣布，会场上出现了片刻沉默，零点儿秒后，立即是一片热烈的掌声，其中，就有人喊出“天祐我也”。

对此，经理钟敏秀感到

“唉，哎，那是一个生

“呀！”周平洋则继续

钟敏秀让周平洋去

“一是向孔总致意，二是

我的名义，速去东江公司

钟敏秀的话没完，周平

“还能否呢？肯定是他的

周平洋说着起身，两

钟敏秀则冷冷压了

子

子

情 结

第一章

1

“车祸！孔浩之昨晚死于车祸！”

随着副经理南平洋激动的宣布，会场上出现了片刻沉默，零点几秒后，立即是一潮高过一潮的惊喜，其中，就有人喊出“天助我也！”

对此，经理钟毓秀感慨地说：

“哎，哎，那是一个生命。”

“哼！”南平洋副经理恨恨地咬牙说：“死好了，死得好！”

钟毓秀让南平洋去回话：

“一是问清孔总裁罹难的详情；二是派小李代表公司并以我的名义，速去东江公司吊唁；三要摸清谁将出任总裁。”

钟毓秀的话没完，南平洋接过说：

“还能有谁？肯定是他的小老婆彭红呗。”

南平洋说着起身，离座时做着怪脸，与会的人哄堂大笑。

钟毓秀用冷脸压了下去：“不要这样。”

“吡……”还是有人忍不住笑出了声。

“笑什么？人家是正式夫妻，什么小老婆不小老婆的。”

“是从小老婆提拔的，嘻嘻……”南平洋人走出门了，还扔下一句，又逗得一片笑声。

“我知道，你们私下把人家彭女士议得已不像话，有人平时鳃头耷脑，一提彭红就精神的不得了，虽然我们相隔万里，但大家毕竟是客户，再说，人家是女人，这是对人的尊重问题，尊重别人才能受人尊重，古人云……”

钟毓秀知道，孔总那个小了近二十岁，让许多人垂涎三尺，美丽无比的彭红，平时就是南平洋们说黄段子的主人公，这么以来，那些臭嘴更要狂风乱扫一通了。唉，命运让有的人一生默默无闻，而有的人就那么招眼。

钟毓秀他们正在议“东江公司”这个十分头痛的议题时，真是邪了门，此时孔浩之总裁会一命归西。

钟毓秀宣布散会，大家都开始离座了，钟毓秀绷着脸说：“都是中层以上干部，下去说话注意些。”

钟毓秀刚回到办公室，南平洋的小脑袋已探了进来。

都说南平洋长着一颗比别人小两号的头，买帽子是省了，可心眼一点儿不省。人说小脑袋的人大都聪明，南平洋就是公认绝对聪明的人。南平洋主管营销，随钟毓秀白手起家，走南闯北，屡建奇功，情同兄弟，无话不说，也包括“下流话”。

“经理，还是你亲自出马吗？”南平洋说完，自己先神秘笑了起来，笑完正色道：

“经理，真的非你莫属。”南平洋的“不怀好意”昭然若揭地写在脸上。

“为什么非我莫属？去年，你也是这一说，我去了，怎么样？孔总不是照样开我们的涮？”钟毓秀知道他话路子不正，嘴里不

挂彭红点儿腥就难受。

“不一回事。往年，孔总对我们这些国企头儿们理都不理，可你去，人家是下力气接待的，真的可以了。今年涮我们，虽然孔总不是东西，可也怪我们呀，老狐狸怎么签的合同？”

“老狐狸”是以狡猾著称的钟毓秀的副职孙副经理。

“恐怕是你想去见人家彭红了吧？狗望星星不知个远近。”

“嘿……我哪有那本事，我是说，是说，嘿嘿，经理，我打赌，你去保证能成功。”南平洋挤眉弄眼地说着。

“得了吧，我知道你是什么坏水，人家彭红也是你可以勾引的？以后少说这些。”

“我肯定不行，你嘛——”南平洋不肯罢休。

说白了，南平洋是咸吃萝卜淡操心，变着法要“撮合”钟毓秀和彭红，生把凤凰配麒麟。钟毓秀说他小子不安好心。

南平洋让钟毓秀征服这个富婆，多次说“为了工作嘛，不为工作，也值，真值。”

钟毓秀让他“闭住你那张臭嘴”。

去年春，钟毓秀率南平洋和常驻沿海的小李，去了东江公司，孔浩之总裁热情地接待了他们。

看出，孔总对钟毓秀不错，既有商人的当面应承，也有些真的赞赏，基本上已是哥俩儿好了。

钟毓秀看出孔浩之多行不义在供货方面有了困难，正在寻求新供需，也就乐得顺水推舟，大家一片“新人新春新气象”。

尤其值得特别说明的是，孔浩之近年接待客户上酒场，不怎么携彭红入场，但是，请钟毓秀时带上了。

其实，彭红非可藏之人。当地人说，她虽出自书香门第，但在场面上是个佼佼者。说她只是因为命运之故，落难一时，孔浩之发现了她，由此，一路精心呵护，从一个挡车工培养到领班、

车间主任、生产科长,直至总裁助理,按南平洋说,“最终培养成了小老婆”,成了小孔总近二十岁的妻子,为此,孔总用100万打发了结发妻。这些烂事让南平洋他们说个没完。

彭红是从生产一线干出来的,内部管理也有一套,还是个工作狂,从不肯闲在“金屋”,非不敢想不敢做不敢见人之辈,对付男人,从容而有办法。有个年轻英俊的大胆客户,给她写过求爱信,让孔总当业务信看到了。更有甚者,某个不顾生意的老板,竟然借酒忍无可忍调戏了彭红一把,孔总就此不太让彭红陪客户吃饭了,主要是针对国内一般客户,尤其是北方客户,当然,接待外商和一些他认为档次高的人除外。

南平洋有一张和孔浩之彭红的合影,一直装在钱夹子里,喜欢拿出来给人看,毫不掩饰说,当然是看彭红。同时,一面酸痛地说:“他妈的,照片上的人和真人简直是天壤之别,真人那个水灵哟……”

早些时候,钟毓秀在南平洋那里,早把“彭红”二字听出了老茧,估计此女很漂亮而已,不料一见面,自己也像触了电。真正目睹这么美丽,真正可用光彩夺目一词的女子,实属第一次,弄得钟毓秀心底一阵子乱颤,由此明白了南平洋等坏男人们的心境。

自从那次见面后,南平洋关于东江公司的话题,一定要从业务扯到彭红,次次把人家议个底朝天,一口一个“一把好羊肉喂到了狗嘴里。”

南平洋以其“洞察力”发现,那天孔总裁为钟毓秀饯行,尽管彭红高雅端庄,毕竟发出了幽幽的属于女人的目光。南平洋悄悄对钟毓秀说:“你有征服女人的天然魔力,怪得很,女士偏爱!连小花猫都让你弄得神经兮兮……”

钟毓秀原来和东江公司没有交道,兼并毛线厂后,才开始

涉及孔总和彭红他们。那次交道,应说双方已形成了新的格局,虽说孔总便宜占惯了,但毕竟因钟毓秀而“风物长宜放眼量”,作了大幅度让步,只不过是在他多切的蛋糕上,切出一块还给了钟毓秀。

不料,今年的合同又出了事。孙副经理见路已趟平,为了顺路探亲,提出他去签合同,结果,马谩失街亭,签了个“卖厂赔款”的混账合同寄回来,把已发出价值 200 万的毛条,等于血淋淋地放在了孔总的案板上。按合同,照孔浩之以往对此的手艺,至少要切走 60 万。毛线厂被钟毓秀兼并以来,本已渐露曙光,这 60 万砸进去,无疑是钟毓秀政治和经济上的当头一棒。

公司上下把孙副经理彻头彻尾骂成孙子,并对钟毓秀这个以艰辛换来威望的经理,也投来了火辣辣质疑的目光,气得钟毓秀只有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。

合同的风波被人为地推波助澜,形成了大浪。最让钟毓秀“苦其心志”的是,被誉为“那怎么”的上级主管那副局长,又一次投来意味深长,其实是幸灾乐祸,却故作惊诧的那种目光。钟毓秀知道,只要有人汇报钟毓秀半个字,他都会“天问”——作仰天看云状,从鼻腔里挤出含义很深的“怎么?”所以,南平洋他们私下称那副局长为“那怎么”。

其实,钟毓秀没有得罪“那怎么”,简单说,要说得罪,就是钟毓秀不听话,直说了,不是他的人。钟毓秀认为他太阴太虚,没真本事,爱唱高调,私心重,弯弯绕,对事业没有真正的责任心,不扶持正义,因而,与他走得不近。

企业各种矛盾在突现。公司里个别职工,在那副局长有形和无形的作用力下,爆发出不依不饶的“斗争性”。

公司里几个以“刺毛”著称的人闯进钟毓秀办公室,说要代表广大职工“替天行道”。其中“领导”王大炮,是就地免职原经

理的亲戚,高喊要揪出工贼孙副经理,不然,“你钟经理就是同流合污。”他说:“多年来,因班子腐败,职工受苦受穷,东江公司的资本家把我们的血吸干了,我们广大职工将拭目以待。如果处置不当,就上访,闹你们个鸡犬不宁”。并得意地说出“有人收拾你们”,还放出话说,钟毓秀“长不了”了。

王大炮是什么东西?他在供销科时,是一个典型的“油老鼠”,一眨眼,他成了反腐英雄?南平洋骂着说:“是原公司经理在后面捣鬼,是他们不甘失去昔日的天堂哟。”

钟毓秀生气不在王大炮等,而在于那副局长,为什么总是道貌岸然地明显偏爱那些工作不行偏爱闹事的人?并对我事事都阴阴怪怪的?从我上任后,和原来职代会罢免的经理反倒成了哥俩好,明知他们有事,为什么不“那怎么”?

正在研究如何以应对东江公司时,孔浩之竟然意外罹难,钟毓秀心中不是滋味,久久盯着电话记录纸,好像孔总此时跃然纸上,那种大商人特有底气支撑的音容笑貌活灵活现……一个拥有小自己近二十岁美丽女人的男人,一个挣钱欲火正旺的大活人,一个儒雅兼有世俗,和蔼掺着阴险,谦让又极易让人洞穿出奸诈,处处表现出率直真诚,而一眼就能看出是背信弃义的虚假脸谱,一个掌管亿万资产,个人资产几千万计,知名度很高的企业家——没了?

“经理,你太多愁善感,孔浩之死了,现在关键是彭助理。只有你去才能改变现状,我想了一百遍,只有你可能。”南平洋催着。

“家里面正乱七八糟……”钟毓秀确实为难。

“难道说东江事小?东江公司的事,钱数不算多大,但事已关系到我们现在和将来。此事不平息,那些王八蛋和你有完?再说了,如果孔总不死也罢,问题是他死了!”

“趁人之危？别忘了，人家是股份制企业，尤其那个彭红，哪能有你我空子钻哟。”

“什么股份不股份，改革，虽然他们南方先走了一步，也是刚玩，不正宗……我说，你一表人才，文武双全，是漂亮男人中的精品嘛，嘿嘿……”南平洋怪笑起来。

钟毓秀见他没完没了，生气地说：“少说歪事。”

“我说得正是正经事，孔总一死，我料重担必然落在彭红身上，孔家的股份大，她是总裁的惟一人选。”

“这倒是的，可又怎么样？你以为人家彭红是省油的灯？”

“生意上不省油，可在生活上，她，她岂能耐得闺中寂寞？孔浩之在，她是旱灾，孔浩之死了，她更是枯苗一株喽。”

“又胡扯了。不过，小彭的管理和外交都是一流的。”

钟毓秀想起那次初见，觉得彭红果然大家风范，大方周到，不温不火，不骄不躁，谦和温良，给人印象气质高雅，行云流水，果断利落，丝毫没有一般女性那种死也改不了的矫揉造作，说实话，有着惊人的亲和力和感染力，有着一种很大的男女意义上的震慑力，真的让男人想入非非。

“嘿嘿……”南平洋笑着。

“别阴阳怪气，那个彭助理可非同一般，况且是……”钟毓秀想给彭红下定义，又觉得把不准。钟毓秀认为彭红吃苦起家，知柴米贵。虽也是个性情中人，但从根子上说，或许应是利益中人。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女子，有如此的成熟和精明，是不能轻易下结论的。

“我说的是实话，你问小李嘛，你和孔总谈笑风生时，彭红逮住机会就勾勾地看你哟，嘿嘿……”

南平洋一直用这事攻钟毓秀，平时只作玩笑，如今孔总死了，南平洋说得就多了。

“真的，经理，女人对男人好感，是个男人，一眼就看得出，我承认，彭红在生活上确无是非，且著称冷美人，但骨子里你知道她是怎样的？不想那是假的……嘿嘿，我胡扯啥？我又不是鼓动你和她成双配对，那我不是缺德嘛，我怎么对得起优秀的嫂子？再说了，你一个两千来人的国企穷经理，石板开花无根底嘛，我说得是——试一下，就是丢了那60万，也没啥了不起，现在机会来了。”

说着，南平洋把坐椅拖到钟毓秀桌子最近处，神秘地说：

“你想，孔总这一死，那个姓戴的副手早有不逊，再说那几个副职间也长期明争暗斗，各怀鬼胎，这一来，东江公司必乱七八糟，而彭红正内外交困束手无策，想想看，彭红对你那好感，啧啧，此时你去慰藉一下，那可是雪中送炭啊，事半功倍哟。”

“太功利主义了吧？”钟毓秀故意不上他的调子。

其实，钟毓秀也想此时去。初见彭红那一刻，钟毓秀心底也是激起千层浪的，心旌确实猛烈地摇了三摇。南平洋说得不错，可能见一百个美丽的女人不动心，而见了彭红，是个男人不能不花一下，是个男人，必将会领悟到来自女子幽幽的目光和只可意会的内容，这是天然的力量，是本性的光芒，是人间灿烂的花朵，不一定就是男女之间的淫秽，是原本质的美丽，是大美。秀色可餐也，秀色不可乱餐也。男人感叹的是，此男人之大忍所在也。忍之，心上一把刀；不忍，头上一把刀……一个男人长得漂亮，简直是倒霉，真是讨厌透顶，成功与否，别人都会说你“奶油”，漂亮的男人似乎与“男人”本身无关。真正讨厌。

2

“叫钟经理出来！”

“不听你的，你算老几？”

钟毓秀和南平洋正说着，门外已吵闹一片，王大炮等十几人已经把办公室门口围得水泄不通。

“你们听我说，关于东江那边，我们——”南平洋极力挡住人潮。

“让开，找钟经理，你算哪个庙的和尚？”

“钟经理来了。”

“钟经理，”王大炮扬着额头上一道明显的刀痕兴奋地嚷着：

“听说这次与东江公司的合同出了问题？是不是老鼠偷油了？”

“这不是拿我们工人的命运作交易吗？”

“让孙副经理老实交代！”

“算了，和他们这些贪官讲没用，找检察院去！”

“找局里去！”

“钟经理，我们工人下定决心了。过去，公司领导老鼠偷油，把我们害苦了，对你们，本来是有一点儿信心的，可是孙狐狸又胡闹了，那局长说了，谁敢侵害职工利益，我们没完！”

“对，没完！”

……

钟毓秀说：“我们刚兼并不久嘛，请大家给我们一点儿时间，我们马上去东江公司了解情况，解决问题，说到做到。当然，东江公司的人何等精明，你们是知道的，事情没弄清，请不要妄猜评论公司领导……”

“孙狐狸能是好东西？”

“以后叫他孙耗子得了，嘻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“嘻……”

回到办公室，南平洋把笔记本恶狠狠地甩在桌子上，委屈地说：

“我们又不是他们的儿子孙子，他们想怎么训就怎么训？经理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对这一切太痴情了，要是不听郑局长的，现在，早是江南纺织公司的大拿了，还受这份窝囊气。经理，你老朋友说的对，你早晚会后悔的。国有企业，说到底，能有什么出路？就要改制了，改制也没多少用，它病得根深蒂固，早晚会被股份吃掉。”

“偏激。”

“不是我偏激，是——算了，不说了，经理，再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可一定要走呀。”

“得了，别说没用的，我们准备出发。”

“奔东江？”南平洋眼睛一亮。

“顺路去，不去，这头儿难平呀。”钟毓秀说。

“管他们呢！”南平洋用力说：“老子把他们看透了，全是给了凳子上桌子，全是喂不饱的……”

“打住！你不是吃国企饭长大成人的？真没良心。”

“我怕个啥——算了，反正爹妈生我不是受他们气的。我不像你，后备干部。经理，再有机会咱们还是走，在这种机制下早晚干不成，等着那副局长给你穿小鞋？你不捞不沾，图个啥？”

“有完没完？”

“那你就是权力崇拜。”

“够了吧？”钟毓秀打断了他的那些“信口雌黄”。

钟毓秀知悉南平洋心病所在。

那年，钟毓秀大学同学所在的合资企业扩建，按照他们南方人的观念和速度，把钟毓秀和南平洋的任职书都下了，以为